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三

元　陳天祥　撰

語論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

氏曰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訓忍為容便有攘袂切齒之狀聖人氣象恐不如此若謂夫子容忍不過此言既出其勢豈容自已須當有所區處言罷却便無事何也又下章責三家之言如此平易而此章如此躁忿夫子之性情何其不恒如此耶范氏所論尤為過當僭竊天子之樂非獨季氏為然孟孫叔孫亦以雍徹皆坦然為之略無忌憚蓋由周道既衰綱常壞亂下之僭上習以為常有王者作亦須教之不改然後誅之聖人為心必無預期

誅之之理或曰與范氏之說皆不可取謝氏曰君子於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乎南軒曰季氏以陪臣而僭用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焉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二論與註文前說為當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夫子一聞林放之問遽稱曰大哉問於其所荅宜無不盡既而但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荅其大哉之問止此兩句而已寧儉寧戚又是謂此差勝於彼之辭終未嘗竭其兩端了了明明指定何者為禮之本註文直以儉戚當之義實未安此章疑有脫簡不可强解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亡古無字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

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程子說有君亡君大意皆是尹氏單說亡君不說有君南軒諸人之說解亡君皆非實為亡君解有君皆是實為有君亡字之說皆是有字之說皆非有與亡今通言之如言不有其父不有其君有字當準此義為說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無父之心有無君之心亡字當準此義為說亡君者亡其君者也蓋謂

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為有其君矣諸夏蔑棄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為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又如字作似字說意為易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

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矣

註文解不知之意前言非或人所及後言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於夫子不知也之一語中一併安排兩意亦由所見之不一也以理推之惟魯之所當諱者一說為是又觀所解指其掌之一節於魯所當諱故以不知答之之下繼言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此以指其掌為言禘之易知也此外若無別說則易知之意定矣其下再説蓋知禘

之說而天下不難治此又以指其掌為言天下易治也一易字之意而以兩圖為說亦甚未安註文本意蓋於中庸見其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文與此章頗有同處故於明且易之下又言天下不難治也殊不審兩經之文雖有數字相類而其義實不同中庸一章普言以孝為治之易禘嘗二字乃是於宗廟祀先之禮中舉其大槩耳非如此章專言禘之一事也如云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裳衣薦其時食又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以
為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故言治國如示諸掌非虛
語也今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
不難治以公論評之僅知禘之一說便能明盡事物
之理纔知其說未嘗持守奉行便能無不感格皆無
此理況自三代而下以及於今知禘之說者蓋不少
也未聞皆能平治天下如示手掌之易也由此觀之
則其所謂天下不難治者蓋亦無據之空言耳大抵

此章發源於魯之禘祭魯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大祭非禮甚矣故夫子於自灌以往皆不欲觀或人見有是言因問其説夫子以魯之僭竊不可斥言故先荅以不知而後告以知之不難之意乃言知其禘之説者達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手掌之易見也始於禘自既灌而往盡於指其掌之句終上下一意如線本是一章不可分之為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註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前說言天使夫子得位後說言天使夫子失位二說之不同如此皆以為是何也且夫子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及與門弟子諸人荅問之格言流傳以教後世其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久豈得位當

時周流四方所能致哉得位設教蓋所以體其木鐸之施教所振而言也周流四方又所以象其木鐸之徇於道路而言也二者之意皆不廣遠形容夫子之道業不出當代而已恐非善知聖人者木鐸之諭本以取其發聲為義蓋言二三子何患夫子之無位乎天下失教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振揚斯文為鳴道之木鐸發洪音於天下傳聖教於無窮也南軒曰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此說亦取木鐸之

發聲爲義

居上不寛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註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寛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乎

不正責見有之過却欲別觀他處得失亦迂闊矣居上褊隘而不寛爲禮傲惰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情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情態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惡其見有之不寛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

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也

里仁第四

知者利仁〇註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註文主意蓋以智本性之所有而為道中之用不可
使有功利之意故宛轉其說化利字為深知篤好終
不正言利之本真亦過高之論也謝氏曰知者謂之
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不可此說分判得見與
得有理然須有得然後能好好然後得益有進篤好

則得之深而居之安矣好仁者無以尚之葢謂此也
若以篤好爲利仁則利與安無所分別仁智之道不可
辨也葢仁者志不專在仁之功效自然安而處之故
曰安仁智者志在於仁之功效知有利益而爲之故
曰利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葢亦言其仁智之本體
如此非謂仁智之用分道而行如水火之不可相合
仁者不能有智智者不能有仁也聖人教人二者未
嘗有所偏也言處已義皆在於安仁言成物義皆在

於利仁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若此類者皆取仁義及物之功而言此則利仁之事蓋不以利為利以仁為利也南軒曰利仁者知仁之為美擇而為之故曰利也語録荅舜由仁義而行之問曰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此說却公與南軒之說無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不以其道

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

註文無詳說是非皆不大顯無多辨也南軒曰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有反是而得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枉道而得富貴已則守義而不處在已者正不幸而得貧賤已則安於命而不去此說比註文為詳學者多宗之然似是而

非者足以惑衆故不得不辨此章本論君子處已之道以其道不以其道皆於各人見行事上以義言之見行之事合義是為以其道也見行之事不合義是為不以其道也今南軒所論却是一槩指定正人只富貴便是以其道只貧賤便是不以其道不正之人只貧賤便是以其道只富貴便是不以其道與各人見行之事合義不合義了不相關是豈經之本意耶經所言者本論人之所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人

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人不以其道南軒之說乃論天之所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天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天不以其道天本無私何嘗不以其道哉惟枉道而得富貴已則守義而不處之一節意若在於人事者然已先枉道不正豈有却能守義而不處其富貴者乎南軒本擬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之說而言然中庸但言事之當然未嘗兼論時世也孔子豈非大德乎而其位不過諸侯之大夫年不過

中壽而已蓋亦時運氣數使之然也夫善惡邪正詘伸有時進退行藏可否有義明治之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正而獲伸不正而詘固理之常昏亂之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正獲伸正而受詘亦理之常今以枉道而得富貴與其在已者正而得貧賤者皆為反理之常非通論也若枉道不正之人於至明至治之世獲伸而得富貴善終者無是理也堯朝四凶終見殛竄周室管蔡不免誅戮豈非驗歟正直有道之人

於明治之世不伸而得貧賤者蓋亦有由而然若隱居不求其伸貧賤乃性中所得即非不以其道若有故不得其伸貧賤乃命中所得亦非不以其道皆非反理之常惟正人亂世富貴邪人亂世貧賤似為反常然正人於昏亂之世實無志願可伸安於富貴之理亂世安於富貴非正人也邪人之於亂世當其志欲得伸可以必取富貴之時而乃反得貧賤者亦由羣邪相聚互相擠排自取之耳謂反常理又不可也

然則富貴於義有不取貧賤在天有不免由此觀之不以其道之富貴誠有之矣不以其道之貧賤未之有也說者先須立定得字之義不可直言得富貴得貧賤也得謂有所得也有所得然後處富貴有所得然後去貧賤所得者得其處富貴去貧賤之資也富以祿言貴以位言得祿則處富而去貧得位則處貴而去賤富貴雖人之所欲若所得之祿位不義則卻之而不受寧捨富貴而不處貧賤雖人之所惡若所

得之祿位不義則卻之而不受寧守貧賤而不去此之謂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名乎

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顛沛必於是止是言君子不可須臾去仁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段各不相關自漢儒通作一章註文因之故

不免有所遷就而為貪富貴厭貧賤之說本段經文意不及此後註又言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以理言之未有在內不先存養而在外先能明於取舍者南軒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此說本分與前段富貴貧賤之意不復相關蓋亦見兩段經文難為一意故不用諸家之說也然無顯斷猶與上段連作一章前後兩意愈難通說予謂君子以下二十七字當

自為一章仍取南軒之說為正

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註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

眞知仁之可好者纔是知其仁為可好猶未實曾好之也眞知不仁之可惡者纔是知其不仁為可惡猶未實曾惡之也二者義皆未足又無以尚之本言善

無可加也而註文解為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此蓋疑其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相窒而有迴避之意也蓋好與樂大同而小有異樂則至矣好則有淺有深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以其好有淺深而言也好仁者無以尚之以其篤好而言也大抵樂則好好則樂未有不樂而能好不好而能樂者好仁至於篤好則得之深而安樂之矣故曰無以尚之言其善無再加也何有關於天下之物哉又以故其所以為仁者七字略

過其為仁矣之一句而無明説亦似有礙於學者為字與上篇其為仁之本與之為同蓋言惡不仁者其亦為仁之人矣不仁之事不使有之於其身也南軒曰好仁者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為仁者也此為依平之説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註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

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神識至於昏弱之甚乃其氣質極偏天性之光明無可容之地是爲下愚不移之人渠亦豈能有欲進之志哉果有自强欲進之志不可謂之昏弱之甚也上文我未見力不足者所以明其仁實易爲警其不肯爲者也彼昏弱之甚誠不能而非不爲者宜乎不在夫子所警也所謂疑亦容或有此又言不敢終以爲易者皆以蓋有之言謂是實亦有此也前巳言無後

却言有前言至易後言非易何其言之不一也蓋仁本在已不必他求我欲仁斯仁至矣心肯為之誠不難及故夫子言其易為而無力不足者此確論也復言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非為反其前言而謂實亦有此也此等語意常話中往往有之先言我未嘗見有如此之事後乃再言世間管也曾有此事我實未嘗見也此正決定必無之辭夫子之言亦猶是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程子曰人之

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吴氏曰後漢吴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經文止言斯知仁矣未嘗言知不仁也程子尹氏仁與不仁皆兩言之若知其失於厚過於愛者為仁以此為斯知仁矣固猶有説至於知其失於薄過於忍者為不仁則斯知仁矣無可説也且人之誤有過犯

但非故為者皆當原知其情豈直仁人有過方始知之邪蓋知仁云者乃是自知仁之道理仁字不可說在他人觀人之過必須審其事之從由分別善惡黨類察見本然之情使無枉濫斯為知其仁之理矣此以觀過者為知仁非謂知其有過者之仁也吳氏所引吳祐之事正當以吳祐為知仁理之人不可謂知其掾為仁人也如唐之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使其麾下討賊俘虜來者皆村居平民敬瑄更不循問來

歷無論男女老幼皆殺之正由處心無良不知仁理故其所為殘暴至此惟高仁厚乃能審知賊黨同惡之人止是阡能羅渾擎等數人而已餘皆蚩蚩之民豈有禍國之心不過為賊誘脅而來惟能審此而處置得宜故出師六日五賊皆平所誅纔六人耳餘衆數萬皆驩呼鼓舞各歸本業如仁厚當時之用心可謂各於其黨觀過斯為知仁理之人矣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心欲求

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耻其識趣甲陋甚矣何足與議道哉
志於道乃是專心致志於道心欲求道却是恰纔有心將欲求道二者淺深不同志於二字與志于學之志于無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註云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此說誠是今解志於道爲心欲求道二說已自不同又後篇志於道據於德若準今說亦解志於道爲心欲求道則與據德依仁亦不倫

矣解此章者宜曰士當專志在道而或以衣食麤惡為恥者乃是志不在道而役乎外不足與議於道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註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

既以懷為思念而於通解處却不全用思念之意四懷字之說意各不同四者之事亦不相類懷德解為存其固有之善懷刑解為畏法存是存在畏是畏懼

皆與思念意不相干所謂固有之善者蓋以德為自
己之德也四者之中土刑惠皆在己身之外惟此卻
為己所固有之物事不相類所謂畏法者蓋以刑為
刑罰之刑也四者之中德土惠皆在人心所欲惟此
卻為人所畏避之物意亦不倫德不可説為自己之
德刑與德皆當歸之於國家德與德之流行之德同
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之刑同蓋謂國
家之法則也土謂國土惠謂恩惠此章本論君子小

人志趣不同君子之心普及於衆小人之志專在於己也君子懐德思念養民之仁政也小人懐土思念便己之國土也君子懐刑思念齊民之法則也小人懐恵思念私己之恩恵也

吾道一以貫之○註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汎應曲當用各不同

一字乃一章之總要而註文略之但散漫言其汎應曲當用各不同不知一果何謂也吾道一以貫之者

一指理而云爾蓋言吾所行之道惟一理以貫之也道者事物相通之道路也天下事物猶錢也道猶錢竅也理猶錢索也理之貫道猶索之貫於錢竅也錢雖散處各有從索之竅事物雖殊各有合理之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至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事事物物差等不齊千蹊萬徑各有攸往一一推之皆天理所在理所不在則窒而不通必不可行若楊朱為我墨翟兼愛者是

也吾儒之道未有不循自然之理者此所謂一理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註文以忠恕為貫道之實所論本宗程子之說而又

增廣其意也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體也恕用也此程子之說也註文再衍為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又繼之以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之說初不知正指何事而言觀其大意蓋以天地之至誠無息與萬殊一本為忠萬物各得其所與一本萬殊為恕比於程子之說可謂遠之又遠矣程子以忠為天道蓋擬中庸誠者天之道為說意謂忠便是誠也蓋不察忠之

與誠大同小異不可與誠同為天道也忠本盡公事上之義若言君忠於臣父忠於子斷為不可誠則上下交通無處無之在人則有忠在天則惟誠天惟一誠而已何嘗更聞有忠邪忠則止於人為非有關於天道也又所謂忠體恕用者蓋以忠為恕之體恕為忠之用也夫盡己之實心無私隱謂之忠推己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忠自是忠恕自是恕豈有互為體用之理註又不說忠是恕之體再指忠為道之體不

說恕是忠之用再指恕為道之用與程子之説已自不同況忠恕但能違道不遠今便以忠為道之體不亦躐等之甚乎且仁包五常忠亦在仁所包之内今既獨為道之體仁則反為忠所包矣豈不悖哉程子又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有說川流不息萬物散殊者復有說賢人之忠恕聖人之忠恕者衆說紛紛張大如此旁牽曲引無所不至必欲使忠恕合而為一以成一貫之説然

忠恕兩物宛然如舊終不可使之為一也夫聖人經世理人之道在生民日用事物之間皆循自然之天理而行道必循理理以貫道忠與恕豈能通貫天下之道哉東坡以為一以貫之難言也非門人之所及故告之以忠恕又楊龜山游定夫親受説於程子亦不免其為疑皆以忠恕為姑應門人之語王滹南辨惑惟取東坡楊游之説為正予與滹南意同蓋當時問者必非曾門高第弟子曾子以其未可以語一貫

之詳故以違道不遠之忠恕答之也向若有如子思者問之則其所荅不止於此也然其而已矣三字涉於太峻使後人專執忠恕為一直謂貫道者更無餘法轉致後人迷惑愈甚由此三字故也只就違道不遠之四字觀之便可見忠恕不能貫道貫道者惟理而已

德不孤必有鄰○註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註文本取坤卦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之義為說大意固亦相類然經中有必字義不可通有德者固有類應相從之道惟明治之世為可必也若昏亂之世乃小人類進之時君子則各自韜晦遠遯以避其害却無類從不孤之理必字於此不可解矣鄰字解為類從亦為勉强德不孤必有鄰蓋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

四書辨疑卷三

四書辨疑卷四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此蓋言夫子之於南容為其有此二事以其兄之子

妻之先進篇却說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二者不知果孰為是註言謹於言行此是就三復白圭之意為說三復白圭章註云有意於慎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却是就此章之意為說蓋亦見兩章之言不同故互為遷就而欲通為一意也然此章本無該說謹於言行之意三復白圭章亦無不廢免禍之文況其方纔有意於慎言亦未能必使有道之邦不廢於巳而巳必能見用

也夫子亦無止為有意慎言便以兄子妻之之理王
滹南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未可以此
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妻人必不苟然故
於諸處認之而附會耳此論推見事理之源足以破
古今之疑且夫子言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實無可指之迹止是大槩忖度謂南容遇有如此
之時必能如此之事此乃議親之際意已允從因而
稱道許可之辭非為真有如此事迹而妻之也上章

稱公冶長之言亦然

女器也○註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註文蓋反君子不器為說謂子貢止堪一器之用也聖人之意恐不如此子貢問賜也何如夫子荅以女器也本是稱美子貢為成才之人非謂子貢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註佞口才也我雖未知仲弓之

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

小人之利口為佞利口即口才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其佞也不佞者僅能不以利口禦人纔免人所憎惡而已驟稱為賢斯亦過矣況仲弓德行與顔閔相亞夫子嘗稱騂且角可使南面其所許者葢不淺矣荅或人之言縱不全許為仁人亦不至於絶言不知有仁也不知其仁乃是不知佞者有仁非謂不知仲弓也葢或人但知口才便利為美不知其為仁人

君子之所惡仁而不佞之問其問甚騃夫子聞其言
而鄙之荅之之辭首言焉用佞鄙之之意深矣蓋言
佞是何物仁者焉用有此佞乎彼佞者之所為專以
口才捷給禦敵於人以求勝屢以取憎於人如此之
人我不知其有仁也蓋仁則不容有佞佞則不容有
仁再言焉用佞深警戒人之非也
無所取材○註材與裁同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
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乘桴浮于海固為假設之言從我者其由與却是實稱子路之意非戲弄也子路之喜喜為夫子所知非為不能裁度也浮海之歎雖我輩聞之亦能知其意在傷時必無實往之理豈有聖門高第弟子於此反無裁度懵然不知者哉無所取材之一句義本難解古註解材為桴材又解為哉與註文意皆牽强姑置

之可也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註胡氏曰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

經中雖嘗有子貢方人之語當時果曾比方何人不

可得知今言平日方回豈有據邪縱或有據猶當慎

取夫顔子亞聖也人不自量以已方之雖至愚之人

亦必不為而謂子貢為之乎向者以已方回直與之

均齊今乃以知十知二為比何其陞降陡驟如此邪方回之說蓋未敢信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註又云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别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之義同而程子分之為二一以為仁一以為恕初不見有可分之理亦不見其所分之由繼言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意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嘗許子貢能行此則以為難及而不許彼既為恕此必謂仁分之之由實在於此蓋不察彼時之言因其問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荅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以

此言為一言終身可行之言非謂恕為子貢能行也夫子之於門人非惟不輕許仁恕亦未嘗輕試也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其人心與物交處觀之遇其物之輕處安而行之亦有能者至於有關萬鍾之多一國天下之重雖勉而行之千萬人中未必能有一二也諸葛孔明可謂間世之大賢先主亦三國之賢君也居常共事皆能推己所惡不以及人及為取蜀以復漢業之大計所牽孔明運籌先主致力加兵劉

璋攻奪益州不復能有推已勿施之念蓋事勢使然非得已也為恕之難於此可見由是言之夫子之不許子貢豈止於仁雖恕亦宜然也註亦祖襲程子之説不審真是真非直言此仁者之事過矣又言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别此更迂遠之甚仁自仁恕自恕無與勿之兩字豈能有所變易哉果若言無者為仁言勿者為恕夫子荅顔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亦禁止

之謂然皆為仁此何說也程子又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及其解孟子於物愛之而弗仁章却說推己及人仁也註文解以德行仁者王亦說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此皆以推己及物為仁所論本出於無心却能合於自然之理以己推己本無分別恕雖推己及物仁則亦有推己及物之道但所推之事物不同此其為仁恕之别也推己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

於下毋以事上者是也推己良欲務施於人謂之仁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是也恕者止能不以不善及人未至以善及人也以善及人然後為仁吾亦欲無加諸人止是不加不善於人而已未能至於以善及人但可為恕不可為仁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弗及哉況經中亦無門人自謂弗及之文范氏之説當刪此一節但言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如此則意圓無病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註三去聲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王滹南駁喪禮之説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思

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何遽為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音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聲只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世俗語話中常有之如云一日三場如此一日三衙如此者是也三思之三既為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

可至於三次也

其愚不可及也○註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衞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一事而已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殺歂犬則是知已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為昏虐無道

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與晉也晉以私忿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行酖之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為者今反謂其為愚推窮此説令人昏悶果謂其為佯愚也却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為真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

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為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為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免患此説為是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註夫子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

欲歸而裁之也

狂士志意嘐嘐然遼遠高大顧雖不得其中若聖人與居亦可以近於道矣然其言不顧行行不掩言欲與成章傳道法則後世則不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荅萬章之語註文變其文而用之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荅曰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
次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語
止以孔子思狂士為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荅之
也萬章之問與此經文既已不同孟子之荅萬章者
亦不可施之於此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此乃思其狂狷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

之也說者宜云夫子知其終不用也於是特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慮其門人狂而志大簡而疏略徒以斐然之文而成章篇違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誤於後人故欲歸而裁正之也思狂士一節不必取

願無伐善無施勞○註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伐善之善乃其凡己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伐

功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爲能又解施勞爲伐功恐皆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之爲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耶或曰之說於義爲順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事加於民也夫勞民不䘏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厲之事且置勿論請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隋煬帝之世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聊生死者相枕藉於道

路於是盜賊羣起天下大亂生民荼毒何可勝言由其施勞於民之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願無施勞安人之志也既無伐善又無施勞内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己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為不伐其志止於成己而無及物之道既偏且隘不足以為顏子之志只從或曰之説深造以觀其義則亞聖之資於此可見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老者養之以安朋

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養之以安恩已在其中矣不可再言懷之以恩也況恩宜普徧非可專施於少者老者亦當及之也前說全言夫子作為後說全言人從夫子之化後一說既無前說數者之病又其道理自然氣象廣大與近者悅遠者來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義同後說為是

雍也第六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

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

此之聖人顔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也過此

至九十一二日便為聖人恐無此理王滹南曰豈有

恰限三月輙一次違之之理若三月之後不復可保

何足為顔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閲三月之久

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王滹

南謂此說為是今從之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疾先儒以為癩疾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巳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註文既言當時伯牛家嘗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縱使有

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為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固已明其為詐切責之矣況夫子未嘗為君而伯牛輙以人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儘從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舊説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註言先儒以為癩疾者蓋謂此也向亦屢嘗見有此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為其所惡之也由此推之只舊註牛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説為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鮀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衰世悅色乃是悅婦人之色宋朝美色意不相關又

非此難免一句意亦不明不知免為免甚也若言免己之患而為佞為淫適所以致患未聞可以免患也蓋夫子疾衰世之風習口舌之佞而為諂諛飾容貌之美以為淫亂不為祝鮀之佞必為宋朝之美不為宋朝之美必為祝鮀之佞二者為世之患不能免除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也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註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程子之說語意不明不知生為如何生幸而免耳亦不知幸免何事也蓋生者全其生理善終之謂也人之不遭横夭得全生理壽盡天年而善終者由其不為非道之事所行者直而無罔曲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横夭以終其身此特幸而免耳幸免者免其横夭之死也夫子所言乃其天理之常人事大槩不出於此至於君子不幸偶值逆命者間亦有之然不可以常理論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註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

有制之世器皆朴素無制之世器多纎巧器有常制適用而已惟其失於常制故雕鐫刻鏤無所不至而於有稜之器豈有捨其稜而不為者哉且如木簡失其制而不為稜果何物也又以語法律之觚字若作一器為說文猶可讀單讀為稜則鄙陋之甚不成語

矣舊說觚酒器容二升然其說曰若用之失禮則不成觚以諭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此亦不通用之失理罪在用者非觚之罪也何云不成觚哉王滹南謂此章不可解宜從此論闕之可也

可謂仁之方也已○註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世間事物皆有定名無無名之事無無名之物今以

恕之事仁之術合而為一果何事耶果何物耶果當名之為恕乎果當名之為仁乎聖人之言本所以明道悟迷事事物物各有分判誠無一言中該羅兩意三意之理恕與仁自有分明界畔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已之良欲務施於人謂之仁恕止於不以不善及人未至於以善及人也以善及人斯為仁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心正在推已良欲務施於人與其止於不以不善及人者境界不同方

謂方分境界也說者宜曰近取諸身以已良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巳之良欲以及於人巳既欲立而亦欲立人巳既欲達而亦欲達人此為以善及人之心可謂仁之方分也巳仁之方與孟子言仁之端意正相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傳舊而巳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老彭

商賢大夫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然當時作者略備夫子盖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者矣註言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作非聖人不能述則賢者可及此數語視作為重而已二字視述甚輕繼言孔子傳舊未嘗有所作則是孔子止能述而不能作但可為賢人不可為聖人也豈不悖哉若註解經傳循其本文為之訓説謂此為傳舊而已可也至於

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豈但傳舊而已哉此正可謂非聖人不能未聞賢者可及也上古聖人立法垂世皆是述天理之所固有未嘗違理自作也先世聖人創述於前異世聖人繼述於後不可以先者為聖人之作後者為賢人之述也只如易之一書伏羲則為創述之聖人文王孔子則為繼述之聖人亦無聖作賢述之分繼述與創述所循之理一也若不循此理自生枝派別為創始是乃異端之作聖人固

不為也夫子自謂述而不作繼之以信而好古此作
字正為異端妄作非謂聖人之創作也蓋述謂明其
理之所有作謂創其理之所無循天人之際自然之
理以明夫三綱五常固有之道若六經之言者通謂
之述出天理所有人倫綱常之外若楊墨之言者通
謂之作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與此章義同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何有
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極至而猶不

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以此章為夫子之謙義無可取謙其學而不厭以為已所不能則是自謂厭於學矣謙其誨人不倦以為已所不能則是自謂倦於誨矣旣言厭學又言倦誨則是聖人不以勉進後學為心而無憂世之念也下章却便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語意翻覆何其如此之速邪夫子屢曾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者不如丘之好學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吾無隱乎爾若此類者

皆以學與誨為己任未嘗謙而不居也況又有若聖與仁章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之一段足為明證彼以學誨為己之所有此以學誨為己之所無聖人之言必不自相乖戾以至於此於猶如也蓋言能此三事何有如我者哉此與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最相類皆所以勉人進學也伊川曰何有於我哉勉學者當如是也此說意是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〇註設言富若可求則身雖為賤役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此說却是本有不顧義理求富之心但為命運所制不得遂其所求然後安於義理也聖人之心恐不如此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此亦過高之論不近人情富與貴人皆欲之聖人但無固求之意正在論其可與不可擇而處之也不義而富且貴君子惡之非惡富貴也惡其取之不以

其道也古之所謂富貴者禄與位而已貴以位言富以禄言富而可求以禄言也執鞭諭下位也葢言君子出處當審度事宜穀禄之富於己合義雖其職位卑下亦必為之故夫子之於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義雖其爵位高大亦必不為故夫子之於季孟之間亦所不顧也伊川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

二字不知肉味蓋一心於是而不及於他也

雖曰學之一心于是至於食肉三月而不知其味此甚不近人情南軒曰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為音字謂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此説正三月之誤是也然以三月二字併一音字却為牽强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王滹南曰或言月字為日字之誤皆不可必當姑闕之予謂日字比諸説最為有理學者宜從之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見他本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消長吉凶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

以五十為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註文準史記為斷

謂無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録言孔子欲賛易故發此語王滹南曰經無賛易之文何為而知為是時語乎此言甚當註又言學易則明乎消長吉凶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予謂若以此章為孔子七十時所言假我數年以學易則又期在七十以後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過一世矣只從五十字説亦有五十年大過小過則又不論也何足為聖人乎孔子天縱生知不應晚年方始學易也五

十七十義皆不通又有說學易為脩易過為易書殽亂者復有說學易而失之無所不至孔子憂之故託以戒人者皆為曲說此章之義本不易知姑當置之以待後之君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〇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師者人之尊稱惟其善堪為人軌範者可以此名歸

之惡如惡惡臭之可惡者亦謂之師善亦吾師惡亦吾師此黄冠衲子之言聖人談話中豈容有此唐明皇問韓幹畫馬以誰為師對曰廐中之馬皆臣師也林氏引之以證此説其所諭者甚似究其實則不然馬之壯健老弱肥瘦黒白畫之者皆從本真依倣摹寫無論美惡期皆似之故言廐中之馬皆師也經所言者擇其善者從其不善者改而不從與其依様畫馬豈可同論也哉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為

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言其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為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從之一人全惡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擇其事之善處從之其不善處改之不求備於一人也全德之人世不常有若直須擇定事事全善之人然後從之於普天下終身求之未必可得三

人中豈能必有也止當隨其各有之善從而師之甲有一善則從甲之一善乙有一善則從乙之一善舜取諸人以為善亦此道也由是言之三人行必有我師信不誣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

行為所行諸善之總稱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存忠信便是修行修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既言修行又

言而存忠信義不可解古今諸儒解之者多矣皆未免為牽強王滹南曰夫文之與行固為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别為二教乎讀論語者聖人本意固須詳味疑則闕之若夫弟子之所誌雖指稱聖人亦當慎取不必盡信也此蓋謂弟子不善記也所論極當可以决千古之疑或曰若作行言政文對四科而言似以為有理恐傳寫有差今不可考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不知而作不知其

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說誠是楊墨之徒皆其妄作者
也已於述而不作章講論之矣兩章可以互相發明
但註文以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為謙辭未曉其說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孔
子之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也孔子自
言我無是也正是鄙其妄作而以不妄作自居何謙
之有若以此為謙辭則凡其自言我不為姦我不為

盜皆為謙矣抑亦不思之甚也註中刪去蓋亦謙辭四字便無節病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註與許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為不善也

進退二字無關於志行專以身言身來見之為進既見而去為退殊無義理蓋進謂有進善之志退謂有退惰之心與猶待也蓋言人既清潔其心來見必是有所企慕將欲進而為善我惟待其欲進而為善不

待其惰退而為不善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註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鼂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此以為字作行字說也為仁聖之道蓋謂行仁聖之道也行小人之道便是小人行君子之道便是君子行其道而非其人無是理也既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却說我行仁聖之道不厭誨人仁聖之道不倦豈

有躬行仁聖教人仁聖而非仁聖之人者哉果如此說則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正是以聖與仁自居與上文之謙辭意不倫矣又況君子之所行與其所以教人者亦不可專以仁聖兩事為名也為與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之為同為循學也蓋言聖與仁則吾豈敢當之但於未知者學之不厭以所知者誨人不倦則可謂我如此而已蓋於聖與仁不敢自居學與誨以為已任與前默而識之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語意

正同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此説誠是

四書辨疑卷四

四書辨疑卷五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註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

王乃立季歷又曰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賛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註文中絶不見有泰伯讓位之義尋繹所說從由太王乃是恃已之彊而欲翦商爲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也泰伯亦是知其父有黜已之意不得已而逃之荆蠻也由是言之王季之立即非泰伯之本心不可稱之爲讓也史記言太王欲立季歷以及

昌亦無爲泰伯不從翦商之説雖然只言欲立季歴以及昌理亦未是既云昌有聖德則必有天定自然之命泰伯又是至德之人讓位之事亦必自能以太王之賢豈不知此何必曲爲如此廢立逆理亂常以濟區區之私欲哉註言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宜夫子之贊美者意謂孔子稱泰伯不欲翦商爲至德也此蓋不察經之本文但稱三以天下讓爲至德何嘗有稱不欲翦商之意哉且太王之時商猶未有罪

惡貫盈如紂之君太王不問有無可伐之理但因巳之國勢彊大及其孫有聖德遽欲翦滅天下之主非仁人也又爲世子不從即欲奪其位與餘者雖中才之人亦所不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况文王猶方百里起則文王以前周亦未嘗彊大也太王爲狄人所侵遷之於岐山之下以小避大免患而已而又容有翦商之志乎詩稱實始翦商者本言周之興起以至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民爲

始葢以王業所自而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爲翦商之計也書亦明言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蔡沈解云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蔡沈乃文公之高第弟子而此說與語録中伯豐等所問意見皆同此可見當時同門之人終不以註文爲是者亦不少也且更置此勿論就如註文所言纔有其志事猶未行父子之間何遽相違以至於此太王果爲此事欲廢

其子泰伯果為此事棄父而去可謂父不父子不子何至德之有哉推其事情只是泰伯見商道寖衰憫生民之困知文王聖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其位於王季以及文王太王卻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則泰伯之逃為有理矣纂䟽引語録之說曰泰伯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便掉了去又言到此顧卹不得父子之情嗚呼人倫所重莫重於父以子事父不合他意便掉了去是無天

也以此爲教將如後世何註文又言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今案春秋左氏傳雖有泰伯不從之一語初不知不從何事下句言是以不嗣正是不從太王不許讓位之命非謂不從翦商也若本分解經都無許事捨聖經明文不從而却傍取傳記疑似之言執以爲是吸吸如此甚不可也舊疏云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

者故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美之也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遜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之遜非爲其弟也爲天下也三說皆無太王欲立季歷之事直以讓位歸之泰伯可謂不失本經之意然二程說泰伯專讓王季意不在於文王却爲未盡南軒曰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惟其事情深遠

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此比三說
尤爲詳備深得聖人之旨學者宜宗之
三以天下讓○註三讓謂固遜也
以三爲固未曉其義纂疏引或問之說云古人辭遜
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古
註但言三遜而不解其目也叅詳此說凡有辭讓須
限三次已不情實所謂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者
與三遜謂固遜之說又不相合舊疏引鄭玄之說云

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殁而不返季歴爲喪主一讓也季歴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明道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與註文之說俱各不同皆不免爲牽強曲說蓋三讓亦只是三次辭讓必是太王有不忍之心季歴有不安之意泰伯既讓三次終見不從故棄其位而去必欲致國於文王也推其父子兄弟仁賢之心其實不過如此何必強立三者之目哉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前一節四句中四事以禮守身之道也此一節四句中兩事以德化民之道也兩節之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吳氏分此一節自作一章實爲愜當繼又以爲曾子之言却爲過慮此固自是一章而無言者姓名蓋

闕文也果誰所言斷不可知吳氏爲見與慎終追遠章語意相似故有此說蓋臆度也聖賢言論豈無旨意偶同者乎註文所引正是吳說受病之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記子張臨終語申詳之言而程子取之註文又引用之恐皆未當也死乃生之對死生人所常言凡言死者豈皆小人邪書言

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若謂小人曰死則舜與顏淵皆為小人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皆以為小人之事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也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經文止言吾友未嘗明有所指姓名馬氏何從而知為顔淵乎若謂曾子之所推如此非顔子無以當之但言疑謂顔淵可也誠無直截指為顔淵之理馬氏之說蓋不可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洪寛廣毅強忍也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

註文改弘為洪未知何據以待別考訓毅為強忍義亦未安強忍非人之美行毅字不宜以此為訓寛廣

强忍亦不可並行弘本訓大毅本訓果止當各從本訓註又言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逺將本經一句之文分爲兩節弘與毅各爲一意乃是變經文爲士不可以不弘不可以不毅也單言不可以不毅義猶可解單言不可以不弘不知弘爲弘甚也毛晃韻弘大之也此訓義最詳備弘毅二字相合爲文只是一意如云人能弘道弘與道亦是通作一意而言弘毅與弘道文理正同士不可以不弘毅葢言學道之

士不可不弘大其果決勇爲之毅能弘此毅則能勝其仁爲己任之重致其死而後已之遠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註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常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程子說驕氣盈吝氣歉其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

無遞互相因之理而註文以爲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又謂驕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嗇爲本根却生驕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義同蓋矜已傲物謂之驕慳利嗇財謂之吝驕則從於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註言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未嘗眞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

愷之驕矜未嘗聞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嗇未嘗聞其有驕也雖然人之氣禀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等非可一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已傲物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

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南軒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亦有時而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之説於事理皆通然與經文却不相合經中本無分别君大夫已往從吾之文王滹南曰又有不待從吾謀不必君大夫之問而亦可以謀者蓋難以言盡也然則聖人之意果何如曰此必有爲之言豈當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爲而世不用因以自

解與是皆不可知要之非決定之論也此說盡之矣不須別論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一章之義註文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註文専主於温故程子専主於知新

二家之說義皆不備黃氏曰爲學之勤若有追逐然惟恐其不及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而竟失之也況可緩乎大意與程子之說無異惟其言頗明白易曉爲優然亦止是施功於未得之前專務知新而已舊疏云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久長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此說解學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失之在既得之後上下兩句相須爲義知新溫故不偏廢也但其言辭不甚

順快宜與黄氏之文相配爲説蓋爲學之勤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用心如此猶恐他日怠於温習而或失之况其學先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予有亂臣十人○註馬氏曰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林少頴破此説曰子不可臣母其理誠是至以邑姜爲臣又恐未必也蓋經既無文年代久遠不復可知

而九人者雖不出周召之徒亦不可一一如漢儒所定要之孔子之意惟論其才難而已舜臣五人亦然王滹南曰少穎之論當矣晦菴於作者七人知指名者爲鑿而復惑於此何也予謂林少穎之論王滹南之斷皆出衆論之右此亦無他本分而已但凡經無其文而以臆度指說者皆當準此爲斷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斯

引註以對經文上言唐虞之世人才之盛其下所指人數却是周之人才上下語意不相承接蓋際謂唐虞之邊際猶言唐虞之末也自唐虞之末至於斯爲最盛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兖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

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註文與范氏之說蓋皆以至德爲文王之事范氏又言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者意謂泰伯不欲翦商文王以服事殷亦無伐紂之心故皆稱至德也此蓋祖襲東坡之說也東坡曰以文王事殷爲至德則武王非至德明矣三說皆有少武王之意而

東坡爲甚然經中止言周德本無專稱文王之文何以知孔子謂武王非至德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孔子之明論也豈有上與天合下與人合而猶未爲至德者乎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武王其實皆然以服事殷非特文王武王亦嘗事之也文王武王皆聖人也武王伐紂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謂殷民未盡悅則不取殷民盡悅則取之非言

無伐紂之意也蓋文王之時殷有三仁尚在紂猶未爲獨夫人望未絶故不忍伐之也及微子去之以箕子爲囚奴比干諫而死中外嗷嗷引領以望武王之來拯已於水火之中武王不得已而始往伐之文武之事殷伐殷蓋其時有不同非其心有不同也文王不伐者爲無可伐之理以其罪未貫盈也武王伐之者爲無不伐之理以其罪旣貫盈也至若崇信姦回昵比罪人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

之心毒痛四海無辜籲天文王當此之際亦無不伐之理若徒有天下三分之二坐視生民危急如此而恝然無顧恤之心何足為文王乎且文王紂之諸侯也若無伐紂救民之心守其一身為臣之節則凡其叛紂歸已之國皆當辭而不受既於紂之天下中三分已取其二而曰無伐紂之心有是理邪南軒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武王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為獨夫文武固

率天下以事之也横渠曰使文王未翦伐紂之事亦不可不爲二公所言皆正大之論不可易也王滹南曰文武父子皆聖人也其德固同不容有異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爲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爲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所稱者力可取而不取也武王卒取之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此説引證甚明比南軒横

渠所論尤詳由此觀之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周之德可謂至德乃是通稱文武之德非謂專美文王也語録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此却是本分語或曰一説斷三分以下自作一章其説誠是註文又言荆梁雍豫徐揚六州屬文王青兖冀三州屬紂此皆經中所無三分天下有其二大約言之耳當時叛殷歸周者必無限期惟是綿綿而往歸之不已豈有畫定界畔之理六州三州之分此本鄭

玄之鑿說刪之可也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所以罕言

若以理微道大則罕言夫子所常言者豈皆理淺之小道乎聖人於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與仁乃所常言命猶言之有數至於言仁寧可數邪聖人捨仁義而不言則其所以為教為道化育斯民洪濟

萬物者果何事也王滹南曰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利者聖人之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此亦有識之論然以命為罕言却似未當如云五十而知天命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如此之類亦豈罕言哉說者當以子罕言利為句與從也蓋言夫子罕曾言利從命從仁而已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叩發動也

以叩爲發動則是發動其兩端而竭焉也孟子言昬夜叩人門戶求水火則是昬夜發動人之門戶也史記言伯夷叔齊叩馬以諫則是發動馬以諫也似皆難說南軒以爲就其兩端無不盡者焉就字爲近然亦終有未盡叩只是至到之意惟以及字爲說似最親切字義本訓叩頭蓋亦頭與物相及之謂也如俗言叩門叩期皆謂及門及期也荅所問之事及首及尾而盡之是之謂叩其兩端而竭焉也

沽之哉沽之哉○註沽賣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舊說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準此以解上句沽字亦衒賣也子貢以衒賣爲問可謂輕鄙之甚註文不取是矣然解沽之哉爲固當賣之連許賣之賣之則夫子之言却不雅重沽字固當訓賣然賣者出物於市鋪張示衆以求售與衒意亦相鄰但不以語言夸張此爲異耳玉在匱中待其知者以賈自來而售與其出

之於市肆鋪張示衆以求售者蓋懸殊矣夫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誠無張示於人邀求善賈賣之之理沽之哉沽之哉乃是彼子貢言賣之辭蓋言我何賣之哉我但待其自然賈至然後售之重言沽之哉深彼賣之之意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說見第七篇葢謂默而識之章也予已有其辨矣而此章所言四事亦皆無用謙處說者當如默而識之章之所辨解於爲如義自通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髪之閒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

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註文與程子之説大槩無異若夫子果言道體於此發以示人當叩其兩端明白説出道體之本然往者過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後學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之文而程子刱爲道體之論以爲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註文又言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流不息之狀亦

皆甚似讀之可喜然經文止言逝者如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過來續之説何可通邪蓋逝乃往而不返之謂者字則有所指之物在焉逝者二字惟以歲月光陰言之義有可取孔子自傷道之不行歲月逝矣老之將至因見川水之流去而不返故有此歎蓋與不復夢見周公之意同

勇者不懼○註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勇則亦有仁與不仁之

分不可一槩論也仁者之勇其氣固足以配道義矣不仁之勇何嘗顧於道義哉勇之本體無論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能不懼能不懼者由其果於有為也君子之勇果於為善則能不懼小人之勇果於為惡亦能不懼其氣非皆足以配道義也説者但可言勇者果於有為故能不懼不必言氣足以配道義也

未可與權○註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又曰漢儒以反經

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愚

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

合道之説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

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近世解經者多以爲非葢皆

祖述程子權只是經之説也註文雖不與之同僅能

有權與經亦當有辨之一語又解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及語録所論皆是持兩端爲説終無仔細明白指

定眞是眞非之論故後人得以遷改其意往往為之訛說却使與程子之說混而為一良可惜也聖人說權象其稱錘之行運往來活無定體本取應變適宜為義應變適宜便有反經合道之意在其中矣惟其事有輕重不同權則亦有淺深之異凡於尋常用處各隨其事稱量可否務要合宜謂此為經似猶有說若遇非常之事則有内外之分内則守正外須反經然後能成濟物之功豈可一槩通論哉若言權只是

經則嫂溺援之以手亦當爲經而孟子使與授受不親之常禮分之爲二一以爲禮一以爲權則權與經爲兩意豈不甚明彼所謂權變權術者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乃陋俗無稽之説漢儒所論正不如此雖曰反經本欲合道南軒以爲既曰反經惡能合道蓋不知非常之事固有必須反經然後可以合道者如湯征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叔皆非君臣兄弟之常理聖人於此不得已而爲之然後家國治

而天下平未聞不能合道也只如嫂溺援之之事視其所以乃是以手援嫂誠為反其授受不親之經察其所安乃是以仁存心期在救其逡巡溺者之死斯豈不能合道哉南軒又曰若此論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利甚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不亦悲夫此正世俗所謂權變權術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之説也先儒之所謂權者何嘗謬至於此哉夫竊權之名以自利其罪在於竊者歸罪

先儒非通論也自曹丕而下竊禪讓之名而為簒逆者踵相接也豈唐虞之禪亦皆非與南軒之說斷不可取經言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又當分辨立以成己權以成物人能正定其心不使外物可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所謂立也雖有如此之立而或固執無權不知變通於世無經濟之用君子亦不多尚也有立有權始可為貴知此則可與論人材矣然自共學而下四事相連再須通解

彼昏愚懶惰不可共學之人固不必論但其資禀怜慧及志力精勤者皆可與共學徒學而不務自修則未可與適道也有自修之心斯可與適道擇善而不能固守則未可與立也有固守之操乃可與立執滯而不達事宜則未可與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註言上兩句無意義而於下兩句亦無明說非特爾不知何所指室亦不可知也又解下文未之思也之一節以為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若以此意與前後通說義益難明自漢魏以來解論語者多矣此章之說皆莫能明然亦未有言其可疑而不說者惟王滹南直謂必不可通予意亦然

四書辨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六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四書辨疑卷六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鄉黨第十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侃誾二字各有兩訓玉篇諸韻皆同侃字一訓和樂

貌又訓彊直誾字一訓中正之貌又訓和然須觀其

用處各有所宜朝廷官府之間待下宜寛容事上宜嚴謹以殭直待下則幾於不容以和樂事上則幾於不謹今與下大夫言則用剛直與上大夫言則用和恱於上下之交誠爲未順又諍之爲義乃極諫也必須遇有違理害義之重事不得已而用之尋常語話間豈容有諍邪若從此說閔子侍側誾誾如也亦是有諍於孔子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亦是以剛直待孔子也是豈聖門弟子尊師之道哉舊說侃侃和樂

之貌誾誾中正之貌南軒引侯氏之說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二說意同今從之

不時不食○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註言此數者蓋謂食饐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失飪不時也數者之中惟失飪生硬之物食之難化或能傷人色惡臭惡餒敗之類此皆壞爛之物本無難化傷人之理正由氣味可惡勉强食之或至有傷傷

自巳之所惡而來非由物之能傷也夫子於食饐至失飪凡此數者止是爲其味不堪食故不食也至於五穀不成果實未熟自不可食此何必言不時不食者一日三食不依其時則不食也南軒曰不時非食時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經文上句言食肉下句言凡食須醬不止在於食肉也醬不取其味但欲備數於前然後方食不知何義註文本不欲聖人有嗜味之心故爲此說非中常之論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欲其調味得宜而食之也

南軒曰不得其醬調味之不得其宜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註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於亂耳

酒之本性無他惟能使人神志迷亂而已飲之至於

迷亂失常然後爲醉今言以醉爲節而不及於亂豈有不亂而醉者乎聖人亦無以醉爲節之理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此説意是

不撤薑食○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經諸藥皆有益人之用通神明去穢惡者固不少也然獨不撤薑食者蓋亦取其味之可喜故不撤也註文本謂聖人無嗜味之心故於夫子飲食之閒

凡有惡而不食喜而食之者皆宛轉其説不使有關於味之美惡魚餒而肉敗不食則謂爲其傷人也不得其醬不食則謂惡其不備也不撤薑食則謂薑通神明去穢惡也於其本然惡欲之誠使皆晦而不顯以爲聖人無意於味也是豈人之情也哉夫天下之人口之於味皆不待學而能知莫非自然而然雖有至道盛德亦不能使之不知不覺漠然而絶其所欲也聖人亦與人同但無欲之之甚耳至於擇其味之

美惡可食者食不可食者不食庸何傷乎必須甘若無擇鮮美臭惡一例食之然後乃爲聖人其惑人也甚矣故不得不辨

食不語寢不言○註荅述曰語自言曰言

若從註文之說語與言既分兩等則食寢所慎亦各不同食則止是不語却合有言寢則止是不言却合有語若以荅述自言一通論之當食之時人問則不與酬荅不問則却當自言當寢之時不問則不先自

言須問則乃與酬荅然其先問者却是自言邢昺疏直言曰言荅述曰語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註文與二說言雖相倣意各有差自言直言已不同荅述論難亦不同廣韻訓語字雖引說文亦不全用其說止訓爲論訓言字則曰言語也玉篇訓言曰言辭也訓語曰言說也舊韻略雜取諸說毛晃韻略專以說文爲據本分言之惟廣韻玉篇以言爲言辭以語爲言說者最不穿鑿當取爲正此章本無深意食

不語止是口中有物故不多語寢不言止是心欲安靜故不多言語即是言言即是語不可强有分别也

王滹南曰此何可分只是變文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儺所以逐疫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巳而安也

鄉閭無儺久矣我輩未之見也嘗聞故老所傳元旦閭巷小兒數十爲羣皆以五綵纏杖唱和儺詞巡門

以驅疫鬼謂之驅儺註所謂近於戲者必此類也夫子加誠敬於此亦無義理或曰之說謂安先祖神靈義有可取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註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楊氏曰必告之直也

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

又無廹使面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邪且康子以善意饋藥既已受之亦當善其辭意以荅之今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阻定不服其藥虛人之賜孰甚於此康子聞之非慚即怒便如康子寛厚能容而已之爲人是何道理楊氏以必告爲直聖人之直恐不如此王滹南曰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理當學者往往疑其稱名謂非所以告門人者抑亦未之思也如云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對門人稱名若是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惟從滹南之說爲是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未暇問乃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此却是理不當問也一說而分兩意理皆不通問人之言止是傷人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雖曰貴

人賤畜馬亦有生之物焚燒之若亦當憫之今曰貴人賤畜理當如此此其實豈有如此之理王滹南曰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本不須着此三字此說決盡古今之疑

先進第十一

南容三復白圭。註南容一日三復此言

一日二字意昏語録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註文一日之意於此可見一日謂日日

也南容之學餘皆無所用心日日專誦此詩無乃太約乎黄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必再三反復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此説於文爲順然此章義本不通夫子專爲三復白圭便以兄之子妻之恐無此理予於公冶長篇已有其辨王滹南以爲弟子附會此説誠是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註歎不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門人厚葬顔回非禮也而顔路聽之孔子以其制不在已故有子不得視猶子也之歎本無葬鯉得宜之意南軒曰予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顔路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註問事鬼神葢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葢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或言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註文本宗程子之說而又推而廣之也程子以晝夜諭生死晝諭生夜諭死此乃生死常理人人之所共知者註言原始而知所以生却是說受胎成形初爲父母所生之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又是說預知所死之由也不惟所論過深與程子之說亦自不同所謂

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又言幽明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又迂遠之甚也夫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切於生民日用須臾不可離者載之經典詳且備矣而皆不出於三綱五常人倫彞則之閒而已未聞教人幽明次序必須知死也必欲於常行日用人道之外推窮幽冥之中不急之務求知所以死者之由縱能知之亦何所用令以季路爲切問誠未見其爲切也夫子正爲所問迂闊不切

於實用故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知生謂知處生之道非謂徒知其生如原始知所以生晝夜知生死之生也蓋言事人之道尚且未能又焉能務事鬼神乎生當爲者尚且未知又焉用求知其死乎此正教之使盡人事所當爲者非所以教事鬼神告其知死也王滹南曰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實拒之而不告也此說本分註文解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云專用力於

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語録曰鬼神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

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説盡了予謂此二説

所論却公足以自證令註之誤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

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

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不能入室蓋亦就其資禀而言非有闗於學不學也今言質美而未學善人亦豈皆不學乎又循途守轍人所常談蓋言守死法而不知變通也程子以踐迹爲循途守轍不踐迹乃是不循途守轍而能不拘死法達乎事權變通之道也果如此則有可以入室之理不可謂不入於室也大抵善人之體惟能以柔謹自守而無行義達道之資雖至爲邦百年纔可以勝殘去殺終不能致雍熙之化者正由循途守轍

不能從宜適變所以不入於室也所謂雖不踐舊迹者蓋又指古之遺訓所以法則後人者是爲舊迹也若不踐履此迹則是不循規矩違理妄行豈得謂之善人哉夫中庸之道雖不離於舊迹亦不拘於舊迹須能從宜適變乃得其中善人雖不得中道然於舊迹亦不可直言不踐也只以文理觀之上文既言不踐舊迹其下止可言故不入於室亦字乃是反上句之意與舊字全不相應若言不踐惡人之迹亦不入

聖人之室則亦字之文爲是然經中本無悪字意脉翔加其文亦是曲説不踐迹三字義實難明不可强解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君子不以言舉人謂不專信其言聽言未得其實而又必觀其行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患不能辨其

言之眞偽耳果知其言虛偽不情則當待爲小人而不取果知其言篤實無妄則當待爲君子而取之今既明知言論篤實而乃又有色莊之疑語言虛偽者既不取言論篤實者亦不取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信聖人敎人以知言亦爲無用之虛語矣況言論出於口顏色在於面言色兩處各不相關今疑口中言論篤實恐是面上顏色莊嚴亦不可曉此與上章不踐迹文皆未詳不敢妄説

從之者與○註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註文中既言子然季氏子弟其人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爲爲問夫子亦無指說季氏之惡以荅季氏子弟之理蓋子然聞夫子具臣之言意謂具臣爲旅進旅退隨衆之人故以從之者與爲問者字須當細看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非謂專從季氏也夫子弒父與君之言亦是汎言或有欲爲如此之惡者仲由冉求

亦不肯從子然所問夫子所荅皆非專指季氏而言也

顔淵第十二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註葢子夏欲以寛牛之憂而為此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兄弟同本連枝天倫至親無他人相混之理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正與墨氏之兼愛相類胡氏謂有語滯之病其説誠是然既以其言爲有病矣而又譏其不能踐其言必使子夏絶父子之情而以寛牛之言自寛曰四海之内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自處然後爲能踐其言也比之前病不又甚歟惟删去踐言一節則爲無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註言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

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言必以實之謂信信之在已不可須史離也已不失信人自信之豈待倉廩實武備修方纔有信哉果如註文之説須是有食有兵然後有信無食無兵則無信也然夫子於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惟欲存信此何説也又教化教民為善也教民為善亦須自有為善之實而民信服然後教化可行堯舜教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以其先有可信之實也若桀紂教天下以仁

民必不從以其先無可信之實也由此觀之民信於我亦不直在教化既行之後也舊疏云民信則服命從化此説爲是夫子荅子貢之問止是舉其爲政之急務三者之中又有緩急不得已而去其緩者非有先後之分也

民無信不立○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又曰以人情而

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
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
一章中兩信字本是一意註文解民信之矣則云民
信於我此以信爲國家之信也解民無信不立則云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
以自立此却說信爲民之信立亦民之自立也又曰
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前
一句信在國後一句信在民後又分人情民德二說

云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此說信亦在國也繼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此說信又在民矣不惟信字交互無定而兵食與信先後之說自亦不一聖人本旨果安在哉王滹南曰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至於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以勸罰不足以懲委靡頽墮每事不立矣故寧去食不可失信此說二信字皆爲國家

之信立亦國事之立也文直理明無可疑矣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註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棘子成之言直以文爲絕不可用特發此言以矚子貢意本不在時人也說見下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又惜其失言也

註文本謂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以君子之意稱之

此可謂不察人之瞋喜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正與史弘肇所謂安用毛錐子語意無異故對子貢發如此之言非疾時人文勝乃是疾孔子所教子貢之徒文勝也子貢正謂妄意譏毁聖人之教故傷歎而警之也惜乎乃傷歎之辭說猶論也蓋言可惜乎子之所以論君子也此言既出駟馬不能追及其舌而返之也此與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之意同蓋所以深警其非未嘗稱有君子之意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註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單讀此註辭與義皆通然與經文不能相合若以猶爲須文須質也質須文也此之謂不可相無而猶字未嘗訓須也所謂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者此亦經中所無正爲經文無此一節所以不能通也此段疑有闕誤不可强說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註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之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之甚也

愛惡與欲生欲死之心有私有公其心固有不可有者亦有不可無者不當一槩論也順於已則愛逆於已則惡此其愛惡之私也善可愛者愛惡可惡者惡此爲愛惡之公矣惡可惡如盜跖陽虎黨於已則欲

其生善可愛如后稷皐陶忤於已則欲其死此其欲生欲死之私也善誠可愛者永以望其生惡至當死者然後欲其死此爲欲生欲死之公矣出於私者不可有出於公者不可無註文一槩言其欲人生死之心皆不當有有則皆以爲惑若從此說於至善之人亦不當欲其生於至惡之人亦不當欲其死然則詩稱萬壽無疆書言時日曷喪孔子之慟哭顏淵周公之必誅管叔皆爲用心之非歟過高之論不本人情

吾儒教中誠不宜有既又二字止是說在一人蓋於一人之身既曾欲其生又復欲其死也其人向者順於己己則愛而欲其生其人復有逆於己己則惡而欲其死於彼一人之身欲生欲死反覆無定而不自知何者爲是是爲惑也辨惑之道惟在自能省此而已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明決二字是忠信二字非忠信固能令人信服然非可以折獄也舜與周公忠信至矣猶不能使四凶管蔡聞半言而自服其罪子路雖賢豈能過於舜與周公哉凡其所謂片言隻字者皆其言辭簡少之稱折猶挫折也如云折其銳氣面折其非是也折之使服非信服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蓋言能以一二言折其罪人虛偽之辭使之無所逃其情惟子路為然也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

服此説爲是

子路無宿諾。註宿留也尹氏曰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所以全其信也

信非可以折獄前已辨之無宿諾者蓋言子路重然諾不輕許人既已許諾隨即行之無有停留也此當自作一章與前節片言可以折獄無相干涉舊疏云或分此别爲一章今合之以此觀之則片言可以折獄與此元是二章邪昜輩合而爲一也林少穎又連

下文聽訟吾猶人也通爲一章其說益牽強不通王滹南曰片言可以折獄至必使無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註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范氏正本清源之論大意不差只是有可說無可行不知果行何事是爲正本清源而能使民無訟也蓋聽訟在於審察之明無訟乃是教化之功民不知教

則近於禽獸不仁不義何所不為既陷於罪然後以聽察之明剖析其是非眞僞雖得其已然之情豈能致雍熙之治哉故聖人為政不以聽訟之明為貴但在教民從善使以孝弟禮義為心則自無爭訟此乃正本清源之謂也然則聽訟亦為政之急務而不可忽但非為政之本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註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

相悖爾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則亦有愛惡之擇也樊遲問仁孔子荅以愛人非謂不擇善惡普皆愛之也蓋仁者以愛人爲本耳至於遇有一直一枉亦不直須枉直皆舉然後爲愛也由是觀之愛人知人本不相悖樊遲何爲而疑之哉曾氏意謂仁智二事遲皆未達然下文質之於子夏但言問智之事而不及於問仁則所謂未達者止是未達知人之理耳與愛人本

不相干舊䟽云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此說本是下文南軒溥南之說與此意同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二者本不相悖前已辨之舉直錯諸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功註文以上句為智分下句為仁誤矣須是自已行仁然後可為仁人若但能審其舉錯為之激勸使他人改枉為直止可為智未足

爲仁王滹南曰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歎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是與竊所不取此說

參考詳備無有不當學者宜從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善其說以道之語意不明不知如何是善其說道是如何道語録曰須又教道得善始得以此知註文道字乃教道也朋友有過既盡心以告之而又加之以教道須至於善而後已此正犯數斯疏矣之戒施之於朋友之間必不能行蓋道猶言也善道之者善其辭色以言之也朋友有過固當盡心無隱竭忠以告之然其告之之際須當心平氣和善其辭色以爲言

不從則止無得峻數以取自辱也

四書辨疑卷六